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卷二十八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版本

作者 李寶嘉 撰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8
編號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兩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眼邊看見中了一場秀才竟是非司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漸的成了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教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了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認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

望成名 講制藝 紳勗後進 究訓頑兒

南亭新著

官場現形記

卷一

想要同他商量黃胖姑只是藏着不見面店裏別的夥計見了他也是淡淡的賈大少爺在那裡無趣仍舊坐車回來看守他的人也仍舊跟了回來其時已有頭兩點鐘了賈大少爺回家剛纔下車跨進大門便見黃胖姑同了前頭替他做保人的一個同鄉一個世交一齊進來見面也不寒暄只是板着面孔坐着要錢賈大少爺無法只好左打一恭右請一安求黃胖姑替他担代展限兩個月黃胖姑執定不允說並不是我來逼你老弟實在我被別人逼不過你不我我還要還人倘若不還以後我京裏就站不住還想做別的賣買嗎禁不住買大少爺一再哀求兩個保人也再三替他說法黃胖姑連着兩個保人都一家埋怨一頓看看鬧到天快亮了黃胖姑見他實在無法便道兩個月太遠小店裏耽閣不起既然你們二位作保我願再寬他一個月但是現在利錢狠重至少總得再加二分共是四分五厘利息賈大少爺無奈只得應允又立了字據由中人畫了押交給了黃胖姑賈大少爺又說京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八

南亭新著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做書的人一枝筆不能寫兩樁事一張嘴不能說兩處話總得有個先後次序如今暫把賈大少爺赴河南籌款一事閣下慢表再把借十萬銀子與他的那個時筱仁重提一提且說時筱仁自從拿十萬銀子交給黃胖姑生息之後一個月倒狠得幾百兩銀子的利息他此時因為躲避風頭不敢出面既不拜客亦不應酬倒也用度甚省每月倒可多餘幾文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雖然打了三個月的期限他同黃胖姑却是能穀多放一天便多得一天利息只要黃胖姑不來退還他他此時沒有正用決計不來討回的但是他的爲人原是功名熱中的人自己雖沒有到廣西同土匪打仗靠了上代的交情居然也保舉到一個候補知府這番上京

引見帶了十幾萬銀子進來又想謀幹又想過班正在興頭的時
候忽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說他的那個原保大臣舒軍門尅
扣軍餉縱兵爲匪誤勦良民捏報勝仗以及濫保匪類浮開報銷
足足參有二十多款朝廷得奏龍心大怒立刻下了一道旨意叫
兩廣總督按照所參各款查明覆奏不得徇隱齊巧碰着這位兩
廣總督年少精明勇於任事不怕招怨竟其絲毫不爲隱瞞一齊
和盤托出奏了上去上頭說他溺職辜恩養癰貽患立刻降旨將
他革職拿解來京交與刑部治罪廣西防務另派別人接辦時筱
仁因爲原參摺內有濫保一條恐干查究就是查不出倘若在京
鬧的聲名大了亦怕都老爺沒有事情之時拿他填空總爲不妙
黑八哥一干人也勸他叫他暫時匿跡銷聲等避過風頭再作道
理這也是照應他的意思有天外邊傳說舒軍門業已押解來京
送交刑部當由刑部籤掣山西司審訊聽說已經問過一堂收入
天牢之內時筱仁當初保此官時原是靠靠着上代交情自己却未

見過那舒軍門一面自從舒軍門解交刑部之後雖然亦有幾個
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前去看他同他招呼一切時筱仁因被此素
味生平也樂得裝作不知求免拖累單說這位舒軍門歷年帶兵
在廣西邊界上尅扣的軍餉每年足有一百萬無奈他交遊極廣
應酬又大京官老爺們每年總得他頭二十萬銀子大家分潤至
於裏頭的什麼總管太監軍機大臣以及各項御前有差使的人
至少一年也得結交三四十萬此外還有世交故舊沾他光的也
不少所以他進款雖多出款亦足相抵等到革職交卸依然是兩
手空空由廣西押解進京尙在半路業已借貸度日門生故吏當
中有兩個天良未泯的少不得各憑良心幫助他幾個其在一班
勢利小人早已溜之大吉舒軍門是湖南衡州人他自己歷年在
廣西家小却一直住在原籍等到奉着革拿上諭家眷立刻趕到
京城舒軍門家內並無他人祇有一個太太一個小少爺年紀不
過十二三歲他外面用錢雖然揮霍只因一向不大顧家所以太

官場現形記
卷二十八
三

太手裡並不曾有甚積蓄到京之後住在店裏已經是當賣度日坐吃山空他今乃是失勢之人那裏還有人來問信一天舒軍門押解來京一直送交刑部照例審過一堂立時將他收禁他做官做久了豈有不懂得規矩之理這個刑部天牢並不是空手可以進得的況他又不是闊綽慣的人更非尋常官犯可比當他在半路上早已東換西湊湊得三千銀子專為監中打點之用及至到監打聽纔曉得現在做提牢廳的這位司官老爺是他老把弟前任山東臬臺史達仁之子本部主事史耀全這史耀全歷年在京充當京官亦狠得這老世叔的接濟不少所以舒軍門一打聽是他不禁把心寬了一大半及至進監不多時候史耀全便走來看他口稱老世叔暫時委屈老世叔平日上頭聖眷很好不過借此堵堵人家的嘴料想不日就有恩詔一定還要起用的至於這裏的一切事情都有小姪招呼請老世叔儘管寬心罵了舒軍門聽他如此說法雖然歡喜但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老世姪雖然不要

錢還有禁卒人等未必可以通融的便把湊到的三十銀子取出來交與史耀全託他上下代為招呼史耀全嘴裏雖說不要却早已伸手接了過來順手點了一點大大小小的銀票一共祇有三千銀子數完之後仍舊交還了舒軍門說道老世叔的事小姪自可効勞何必定要這個況且老世叔在這裏頭至多不過三五日一定就要出來的儘管放心就是了說罷揚長而去舒軍門聽他說話不覺信以為真列位看官要曉得刑部羈禁官犯的所在就在獄神堂旁邊另外有幾間房子當下史耀全去後禁卒便把他領到一個所在乃是三間敞廳房子雖然軒敞却是空空洞洞的其中一無所有不但睡覺的床沒有連着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也沒有舒軍門走了進去之後只好一個人在地下踱來踱去連個坐處都沒處尋他老人家生平烟癮最大從前在大營時候三四個差官輪流替他打烟還來不及此時把他一個人丟在這裏不但烟具不來而且連着舖蓋亦不送進歇了一回烟癮上來直把

他難過的了不得沒有進監的時候早同手下人講明應用物件無不立時送進那知等了三個時辰還是查無音信此時他老人家的眼淚鼻涕一齊發作漸漸的支持不住只好暫在牆根底下權坐一回後來等到天黑依然不見手下人進來便曉其中必有緣故又拜求禁卒把個史耀全找了來同他商議史耀全說小姪因爲老世叔兩三天就要出去的生怕老世叔一時看不開或者尋個自盡小姪擔當不起所以就吩咐這屋裏不准多放東西這也是小姪一片苦心務求老世叔原諒一二小姪事情多容明天再來請安罷說完掉頭不顧的走了舒軍門情知不妙然又無計可施只得罷手此時烟引大發加以飢火上蒸更覺愁苦萬狀攔下慢表並說舒軍門由廣西押解來京手下只有一個老伴當現在也保舉了武官兩個差官都是在跟前當差當久了的軍門平時待他們還好所以他三個不得不跟了軍門吃這一盪苦然而三個當中只有一個老伴當名喚孔長勝一個差官名喚王得標

這二人還肯換出一點忠心替軍門謀幹此外還有一個差官名喚夏武義因他排行第十大家都叫他夏十他爲人却與那兩個不同自從軍門壞事之後他一直就想另覓枝棲因被孔王兩個再三相勸方纔一路同來到京之後也不問軍門死活把一應事務通統卸在孔王二人身上他却早已訪親覓友幹他自己的去了孔王兩個奈何他不得只好聽其所爲後文再叙且說孔王兩個送舒軍門進了刑部監以爲軍門身邊有三千兩銀票大約上下可以敷衍他兩人便把烟具行李收拾齊整預備跟着送到裏邊豈知走到門前爲禁卒們所阻口稱提牢史老爺吩咐軍門所犯案情重大既不容跟隨人等進監探視亦不准將行李食物私相傳遞倘有不遵一概重辦舒軍門將要進監的時候曉得自己三千兩一定不夠滿腹盤算京官當中受過我接濟的人雖然不少然而京官窮的居多不可前去開口至於大員當中雖然也有些用我錢的但念我此時業已身犯重罪死活未知只盼他們顧

念前情肯替我在上頭說一兩句好話幫扶我我不死便已儘
夠那裏還有向他們借貸之理想來想去一籌莫展後來忽然想
到順治門外有個開鏢局的涿州盧五這盧五從前本是馬販子
出身舒軍門歷年統帶營頭營裏用馬都是他販賣前去營盤裏
的錢比別處賺的容易他就此興家立業手內着實有錢他爲人
又愛交朋友最有義氣使的一手好雙刀因此江湖上又送他一
個表號叫他爲雙刀盧五盧五從前爲了一件甚麼案件也曾下
過刑部監後來遇赦得放他在刑部監時禁卒人等着實得過他
的好處因此刑部裏面沒有一個不曉得他的舒軍門既然想着
了他便同孔王兩個說知孔王兩個這日見軍門進監之後內外
膜不通氣諒係人情未曾托到一時走頭無路便急急奔到順治
門外去找雙刀盧五誰知奔到那裏盧五已於五天前頭因事出
京直把他二人急得要死恨不得哭出來鏢局裡人問起根由纔
曉得是舒軍門派來的差官登時鐘局裏的人異常殷勤連說五

爺幾天頭裡就題起軍門不日到齊巧有事他老人家回家去
了五爺臨走的時候曾經有過話倘或軍門到京短了一萬八千
使費儘管來取又叫局裏夥計們帮着招呼說罷便吩咐備飯款
待二位孔王兩個道現在不拘你們那一位趕緊帮着到部裏替
軍門招呼招呼就夠了軍門從午刻進監到如今鴉片烟還沒送
進去不曉得在裏邊怎樣吃苦哩盧五的夥計一聽這話便有一
個瘦長條子挺身而出道既然如此我陪二位一同前去說罷便
到後面牽出一匹馬孔王兩個自有牲口當下三人同時上馬一
個轡頭到得刑部監這盧五的夥計名喚耿二本是盧五結義的
朋友盧五那年犯案下刑部監一應都是耿二替他跑腿當下刑
部監裏的人一見是他一齊趕着叫二爺耿二道現在舒軍門舒
大人到這裏諸位有什麼說話一齊在小弟身上舒大人雖然帶
了這多年的營頭但他是個清官諸位得原諒他一二一千人道
二爺一句話比一萬兩銀子還重二爺到這裏不用吩咐我們一

齊明白不過提牢老爺跟前須得二爺自己去同他言明一聲現
在的事情倒不是我們下頭爲難耿二便問提牢是那一位老爺
衆人說是史耀全史老爺耿二說不認得當下便有一個老禁卒
說我帶你去我先替你通報你倆好說話耿二應允老禁卒果然
上去同史耀全唧唧噥噥的半天然後下來招呼耿二耿二見了
史耀全叫了一聲老爺又打了一個千史耀全也把身子呵了一
呵史耀全聽了老禁卒先入之言心上早有了底子耿二說不滿
三句他便笑嘻嘻的說道舒大人沒有錢我們是世交豈有不曉
得的但是我們這些同寅當中當他是塊肥肉我們又是世交我
倘若拿他少了人家一定要說我用情在他身上真正說不出的
冤枉舒大人一進來就交給我三千票子你想這們大的一個衙
門加上他老人家的身分叫我拿他這三千兩派給那一個好幸
虧你來了這事情我們就有了商量了耿二道三千兩不夠小的
亦知道但是舒大人亦是實在沒有錢各位大人跟前少不得總

求老爺替他担待一二現在小的既求老爺替他週全斷乎不能
再叫老爺爲難准定小的回去明天再湊三千銀子送過來至於
下頭的這些夥計們由小的去同他們商量不敢再要老爺操心
史耀全聽了方纔無話但是三千兩頭要當天交進來耿二說天
已黑了那裏去打票子就是有現元寶也不能抬了進來叫人看
着算個什麼樣子呢復由老禁卒從中做保准他明日一早交進
此事方纔過去且說舒軍門這日在監裏足足等到二更多天方
見手下人拿了烟具鋪蓋進來猶如絕處逢生說不盡他那種苦
惱情形當下急急開燈先呼了十幾口烟方慢慢的問起情由差
官就把前後情形統告訴了他舒軍門聽到耿二又答應史耀
全三千銀子不禁大爲詫異道他這人還算人嗎他同我拉交情
說明不要我一個大錢怪道我左等右等總不見你們進來原來
是嫌三千太少既然嫌少當時何不與我言明一定要磨折我這
是甚麼道理呢差官道到了這地方還有甚麼道理好講不全是

他們的世界嗎舒軍門嘆了一口氣差官又說別的有限倒是這一罐子鴉片烟可就值了錢了軍門問多少差官回一應上下都是盧五的夥計耿二担在身上也不曉得是多少但是這罐鴉片烟拿進來另外是三百兩舒軍門聽了吐舌頭自此以後舒軍門的差官便時常進監探望送東西一應使費都是盧五局裏担付過了幾天盧五回京又親自送監問候不在話下目下再說時筱仁時太守因爲舒軍門獲咎暫避風頭不敢出面他生平最是趨炎附勢的如何肯銷聲匿跡如今接連把他悶了好幾個月直把他急得要死心想我這個人總得想個出頭之日方好合當有事舒軍門押解到京收入刑部太太聞信亦來探望三個差官曉得太太已從原籍到京大家便搬在一塊兒住以便商量辦事家裏的人都曉得軍門外面交情狠不少孔王兩個又趁進監探望的時候細問軍門某人有什麼交情某處有銀錢來往一一問明以便代爲設法時筱仁到京已久畢竟有曉得他的蹤跡的就將他

的住處履歷詳細通知舒軍門一邊軍門的兒子小一切都是孔王兩個架着太太親自出去向人討情這天得知時筱仁在京又探明這時筱仁的官乃是軍門所保一來彼此本有淵源二來也曉得這時筱仁手頭素裕當下便由舒太太帶着兒子同了孔王兩個趕到時筱仁寓處求他帮忙時筱仁見面之後着實拿舒太太安慰連說小姪這個官兒還是軍門所保小姪飲水思源豈有坐視之理老伯母儘管放心舒太太聽他此言以爲總有招應便也不往下說帶了兒子欣然而去那知過了兩天杳無消息不得已寫上一信差人送去寫明暫時借銀五千兩誰知時筱仁接信之後立刻回覆一封信來上說小姪此番北上祇湊得引見費一千餘金原爲親老家貧亟謀祿養詎料軍門獲咎人言藉藉小姪轉爲所誤避匿至今不特將引見費全數用完此外復增虧累不少若論上代交情以及小姪知遇極應勉力圖報聊盡寸心無如小姪此時實係進退兩難一籌莫展効力不週之處伏乞格外海

涵不勝感荷云云舒太太得信大爲失望不免背後就有不滿意於他的話說他不是無錢明明是負義忘恩坐視不救不料舒太太只顧恨罵時後仁旁邊倒觸動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就是跟着舒軍門進京的差官夏十夏武義便是這夏十自從跟隨軍門進京一路上怨天恨人沒有一些些好聲氣軍門現是失勢之人也不同他計較自從軍門進了監他鎮日在寓處除掉吃飯睡覺之外一無事事有時還要吃兩杯酒吃醉了借酒罵人起先孔王兩個還將他好言相勸後來人家一開口他的兩隻眼睛已豎了起來因此孔王兩個也就相戒不言舒軍門的太太本是個好人更不消說得了這夏十京城之內也狠有幾個朋友無奈同他來往的都是混混一流曉得夏十在外邊久了一定發了大財那些朋友起初都來想他好處等到想不着也就漸漸的疏遠了所以夏十自從到京轉眼已是三個月除了這裏另外總弄不到一出條路因此便悶悶在家也不出去這兩日無意之中曉得軍門

太太去找時後仁偶然聽人說起時後仁官居知府廣有錢財他便動了擇木之思後來舒太太向時後仁借錢不遂背後罵時後仁如何忘恩如何負義他一一聽在耳中忽然意有所觸於無事時向孔王兩個把時後仁的履歷住處一一問明等到黃昏時候便借探友爲名一直逕到時後仁寓處打門求見連日時後仁正爲舒軍門信息不好朝廷有嚴辦的意思他恐怕牽連終日躲避在家不敢出外正在一個人自怨自艾連說我有了這許多錢早知如此一個實缺道台部可以到手了只爲捐班不及保的禮面所以纔走了他的門路誰知如今反爲所害弄得不敢出頭今天又有人來說這老頭子在廣西時節部下兵勇暗中都與會黨私通所以都老爺纔參他縱兵爲匪養癰成患現在又有廷寄給廣西巡撫說他手下辦事的人難保無會黨頭目混迹在內叫廣西巡撫嚴密查辦務絕根株我雖不在他手下辦事然而他所保不免總有人疑心我們都是一黨我今總得想個法兒洗清身子

纔好否則便是一輩子也無出頭之日時筱仁正在一個人自思
自想不得主意的時候忽然管家來回舒軍門跟來的差官夏某
人前來求見時筱仁一聽舒軍門三個字還當又是來借錢的想
要回頭不見管家道這姓夏的說過他雖在軍門公館裏當差此
來却非爲軍門之事時筱仁聽了這句不覺得心上一動便道你
去領他進來霎時夏武義進來叩頭請安時筱仁摸不着他的底
細急忙彎着腰去扶他又像還禮又像不還的同他謙遜了一回
時筱仁叫他坐他不敢坐口稱標下理當伺候大人大人跟前那
有標下的坐位時筱仁還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來意又道你是軍
門跟前的人我也是軍門保舉的我們自己一家人你還同我鬧
這個嗎夏十聽了方斜簽着身子坐下當下言來語去無非一派
寒暄之詞兩人雖都有心然而誰摸不着誰的心思總覺得不便
造次後來還是時筱仁熬不住先試探一句道這兩天軍門的信
息狠不好你曉得不曉得夏十道說是亦聽見人家說起但是上

頭究竟是個甚麼意思依大人看起來軍門到底幾時可以出來
時筱仁道放出來的話如今還說不到哩能夠不要他老人家的
命已經是他的造化夏十忙問道這話怎講時筱仁便把都老爺
又參以及重派廣西巡撫密查的話說了出來夏十半天不言語
時筱仁把身子湊前一步道我請教你一樁事情夏十一聽請教
二字不覺肅然起敬連說大人有話請吩咐時筱仁道我的官雖
是軍門所保但是我並沒有在他手下當過差使像你是跟軍門
年代久了軍門所辦的事究竟如何都老爺所參的到底冤枉不
冤枉你我是自己人私下說說不妨事的夏十聽到此話覺得意
思近了一層也把身子向前湊了一湊道這話大人不問標下也
不敢說論理標下跟了他十幾年受了他老人家幾十年好處這
話亦是不該應說的但是大人是自家標下亦斷無欺瞞大人
之理時筱仁道我這裏你說了不要緊的夏十又嘆一口氣道唉
說起這位軍門來在廣西辦的事論起他的罪名來莫說一個頭

不夠殺就有十個八個頭也不夠殺時後仁忙問這是怎麼說夏十道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別的不要講這兩句話是人所共知的這位軍門自從到廣西的那一年手下就有四十個營頭大人你想四十個營頭一年要多少餉你猜實實在在有多少人時後仁道六七成總有吃上三四成也就不在少處了夏十道只有倒六折這個不必去說他初到的兩年地方上平靜沒有土匪雖然祇有四成人倒也可以敷衍過去近來四五年成不好遍地土匪他老人家還是同前頭一樣你說怎麼辦得了呢標下聽得人家說都老爺摺子上還有一句叫做甚麼縱兵爲匪標下起先聽了還不懂到後來纔明白說他叫兵爲匪這句話是假的但是兵匪串通一氣這句話却是實在不冤枉他時後仁道照你說來軍門應該着實發財了怎麼如今還要借帳呢夏十道錢雖賺的多無奈做不了肉大人你想光京城裡面甚麼軍機處內閣六部還有裏頭老公們那一處不要孝敬東手來西手去也不過替人

家帮忙事到如今錢也完了人情也沒有了還不同沒有用過錢的一樣平心而論我們軍門倘若不把錢送給人用那裏能夠叫你享用到十幾年如今纔出你的手呢時後仁道都老爺參他還有些別的事情可確不確他手下辦事的人到底有什麼會黨沒有夏十道標下前後在大營頓過二十來年有什麼不曉得的從前還是打長毛打捻子時候營盤的人叙起來都是同鄉這裏頭又多半是無家無室的故爾把同鄉都當作親人一樣因此就立下一個會無非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意思有了事情大家可以照顧彼此只當做哥兒兄弟看待同拜把子的一樣並不論官職大小亦並沒有爲非作友的意思打起仗來一鼓作氣說聲上前一齊上前所以從前打長毛打捻子屢次打贏就是這個緣故到後來上頭一定要拿他當壞人看待大人你想吃糧當兵的人有幾個好的當他壞人他就做了壞人了非但當他壞人而且還要尅扣他怎麼能彀叫他心服呢至於我們這位軍門他手下

的人未必真有這帮人在內有了這帮人肯叫他如此尅扣嗎廣西事情一半亦是官逼民反正經說起來三天亦說不完時筱仁道閑話少講我只問都老爺所參的事情可樣樣都有夏十道總而言之句話只有些事情都老爺摸不着所以參的不當至於所參的乃是帶營頭的通病人人都有說起來那一位統領不該應拿問不該應正法如今獨獨叫他一個人當了災去還算是他晦氣呢時筱仁道別的不要說但是像你跟了軍門這許多年吃了多少苦總望軍門烈烈轟轟帶你們上去如今憑空出了這們一個岔子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夏十道軍門一面不用去說他了倒是旁人的氣難受時筱仁道軍門現是失勢之人你還跟了他進京也算得赤心忠良了怎麼旁邊人能夠給你氣受夏十又嘆了一口氣隨口編了多小假話說孔王二差官如何霸持借着軍門的事如何在外頭弄錢太太又如何糊塗連着背後罵時筱仁忘恩負義的話通統說了出來說完了起來替時筱仁請了

一個安說標下情願變牛變馬過來伺候大人姓舒的飯一天不要吃了時筱仁聽了他一番言語別的都不在意但是他說軍門還有許多事情連都老爺都不曉得倒要問問他人家說我同他一黨害得我永無出頭之日如今借他做個證見等我洗清身子也好主意打定便道我用你的地方是有但是你暫且不要搬到我這裏來住以免旁人耳目你若缺錢用我這裡不妨每月先送你幾兩銀子使用等到我的事情停當我們一塊兒出京到那時候你的事情都包在我的身上夏十見時筱仁應允而且每月還先送他銀子立刻爬在地下叩頭謝賞那副感激涕零的樣子真是一言難盡叩頭起來時筱仁又問了許多話無非是舒軍門在廣西時候的劣迹等到夏十去後他恐怕忘記隨手又拿紙筆錄了出來寫好之後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整整盤算了一夜改到一半忽然擱筆道他現在已是掉在井裏的人我怕他不死還要放塊石頭下去究於良心有虧想到這裏意思想要就此歇手忽

然看見桌子上的一本京報頭一張便是驗看之後分發人員的諭旨前兩個就是同自己一塊兒進京的內中還有兩個同時進京目下已經選缺出去了時筱仁看了這個不覺心上又爲一動又想到朋友們叫我暫時避避風頭的話照此下去我要躲到何年何月方有出頭之日又一轉拿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他本來不認得我雖然他保舉我過班畢竟是老人家的面子他受過老人家的好處他保舉我只算是補老人家的情他與我並無來往我又何必爲他就誤了自己功名況且他在廣西所做的事情亦實實在在對不住皇上我現在就是告發他也不爲過想到這裏忽又轉一念道我去出首又要証見又要對質有了夏十不愁沒有証見但是我何犯着同他對質呢想來想去總不妥當於是又盤算了一回想要找個朋友談談心想這些朋友當中一向只有黃胖姑黑八哥兩個遇事還算關切我明天先找他倆去商量商量再說主意打定上床安置未及睡着天已大亮了他恐怕誤了正事

立刻起身去找黃胖姑胖姑被他鬧起還當他是來提銀子的心土倒捏了一把汗及至見面問起來意時筱仁低低的同他說過又說現在並不求別的只求我自己洗清身子好幹我的事業去黃胖姑躊躇了一回道你要洗清身子目下先要得罪兩個人時筱仁請教那兩個黃胖姑道裏頭一個黑總管外頭一個華老爺他倆從前着實受過姓舒的孝敬所以到如今一直還是護庇他依他倆的意思本來沒有這回事的都是琉璃蛋架在頭裡所以纔把他拿問時筱仁也曉得他說的琉璃蛋就是現在的徐大軍機了便問他怎麼架在頭裏黃胖姑道琉璃蛋一定要辦華老爺一定不要辦他倆天天在那裏爲着這件事抬槓子有天幾乎打起架來至於黑總管聽說他常常在佛爺前替軍門求情說好話說甚麼舒某人有罪佛爺狠可以革掉他的功名叫他帶罪立功以觀後效都老爺的話奴才不敢說他是假然而風聞奏事一半亦是影無形舒某人果然不好爲甚麼不在廣西造反倒乖乖

的等上頭拿問呢這都是黑大叔的話是他姪兒親口說給我聽的照這樣兒虧你這想出首告他時筱仁道不是這兩天又被都老爺參的狠不好聽有廷寄叫廣西巡撫查辦嗎黃胖姑道你這話聽那個講的這班窮都同一羣瘋狗似的沒有事情說了大家一窩風打死老虎倘碰着胆子小的禁不起參私底下送他們兩個也是樂得至於廷寄查辦還不是照例文章他的人已經進了刑部不好提出來問他何犯着到廣西去查呢大約又是華老爺敷衍琉璃蛋的這些話都是人家嚇你的你當了真又混出主意了時筱仁被黃胖姑一席話說的頓口無言心想倒底我走那一條路纔好現在我若是去出首只好走徐大軍機一路但是聽胖姑所講裏頭黑大叔外面華中堂都帮着軍門這邊何以軍門一出了事八哥反叫我不面避避風頭這是什麼用意呢隨又收把這話詳細的請教黃胖姑胖姑聽了哈哈一笑頓時又收住了笑做出一副正言厲色的樣子說道總而言之句話凡百

事情都是官小的晦氣你瞧一省之中督撫被參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道府了事道府被參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州縣佐雜了事舒軍門的事情雖比不上這些你也不是他手下的入然而他總是你的原保大臣他正在信息不好的時候你何苦自己去碰在刀上不要多只要被都老爺輕輕的帶上一句你就吃不了這無非八哥關照你的意思有什麼別的用意呢時筱仁道八哥照應我總得替我想個出頭的路纔好黃胖姑又哈哈笑了一聲道有什麼出頭不出頭你連財去身安樂一句話還不曉得嗎時筱仁道我帶了銀子進京爲的那回事既然想錢爲什麼不說明叫我癩了這兩三個月呢黃胖姑一句話在口頭沒有說出是早要你出你一定不肯多出必須逼你到這條路上來然後你方心服情願的多出這但是句話又不便向時筱仁說明只得支吾其詞道這不過我想情度理是如此究竟他門心上想要你多少他們不說明我也不會曉得或者真心照應你不要你

錢也未可定時。後仁道胖姑你又要自謙了。這些朋友當中還有高明過你的。你說的話是決計不會錯的。現在我也不東奔西波了。只要你肯照應我。替我出個主意。徐大人既同軍門不對他那裏有甚麼路。你替我疏通。至於八哥他叔叔還有華中堂那裏。既然都是幫着這一邊的那話。自然更容易說了。黃胖姑此時心中其實路道早已安排停當。但是一時不肯說出。怕叫時後仁看着事情容易。回稱你歇兩日再來候信。至時後仁此時心上已經明白。華黑兩個是不妨事的。只要有銀子。就會說話。惟現在急於打聽徐大軍機這一條路。只要有人代為介紹。等我認得了這個人。彼時舒軍門的事不妨見機而行。能夠替他解開無事。也是我陰功積德。倘然不能。我就順了這邊。放上一把火。只要徐大軍機不來恨我。橫豎是沒有人曉得的主意。打定因見黃胖姑有叫。他歇兩天來候信的話。只得暫時起身相辭。又在寓中悶守了兩日到第三天早上。又來找黃胖姑。黃胖姑便告訴他說。人是有一

個這人是徐大軍機的嫡親同鄉。而且還是師生。偏偏又是他部裏的司官老爺。一天沒有事。徐大軍機宅子裏也得去上兩盞。所以徐大軍機狠歡喜他。有些事情都同他商量。叫他經手。但就本部而論。就有好幾個差使。此外還有幾處都是吃糧不管事的。如今徐大軍機跟前。除非託他疎通。更沒有第二個時。後仁忙問是誰。黃胖姑便說出王博高來。又道這位王公宦途着實得意。得狠新近又被順天府辛大京兆保荐了人材。召見過一次。他的頭又會鑽不曉得怎麼弄的。軍機處幾位都同他合式起來。召見的那一天。佛爺問軍機給他點甚麼好處。軍機擬了三條旨意。佛爺圈了頭一條。是免補主事。以員外郎升用。目下有缺。就是他的了。我們也是新近爲着別人家一件事相識起來的。但是他的爲人。明送是不肯受的。只好說是你要拜徐大軍機的門。一切費見門包總共多少銀子。統通拜託了他。託他替你去包辦。他外面做的。却是方正的了。不得你交給他。幾千銀子。他事情辦完之後。一定要

開一篇細帳不拘十兩八兩五錢六錢多少總要還你點以明無欺你不必另外送他他也儘夠的了我現在把這個人說給你你果然要辦這一手我們就去辦了來時筱仁道銀子呢黃胖姑道十萬頭非預先說明一時提不出你要銀子用我替你借你認利錢就是了時筱仁明曉得他無非又要借此敲我的重利然而事已至此也只好聽其所爲當下只得滿口應允連稱費心感謝不置一切准照老兄吩咐的辦理於是胖姑留他吃過中飯一同出門找到博高新搬的房子家人通報博高出來彼此見禮之後尙未歸座博高忽拉胖姑到一旁咕咕嚶嚶了一回胖姑走過來對了時筱仁連連拿手拍着胸脯說道險呀險呀我們還算運氣時筱仁急問怎的胖姑慢慢的說道因爲你要拜徐大人的門你那一個熱心腸的人他便當天出去替你去回徐大人徐大人跟前倒替你說好了誰知今天一早博翁上衙門看見他同寅傅理堂

的姪少爺傅子平也是本部郎中兩個人閑談子平就提起他親家畢都老爺已經有個摺子做好一連參了幾十個人有的是軍門手下辦事的也有得過軍門保舉的聽說你筱翁的名字也在內子平同博翁要好博翁要替你介紹去見徐大人這話兩天頭裏也同子平談過所以子平肚裏有了底子當時見他親家有此一番舉動便攔住他親家叫他不要動手三日之後覆音子平今日到衙門會見了博翁就告訴了博翁博翁也託他去攔住他的親家說大家那裏不結交一個朋友有話彼此可以商量博翁曉得你今明要來所以約子平一准後天給他回音叫他親家摺子千萬不要出去剛剛博翁同我講的就是這個話時筱仁聽了這個話一時不得主意便請黃胖姑及王博高兩個替他斟酌的辦理當下議定拜徐大軍機的門贄見連上下包一共五千銀子通統交給王博高經手將來共用若干等事情過後再由王博高開出帳來傅子平的親家畢都老爺那裏先送三百兩傅子平經手送

五十兩說到這裏王博高便吩咐管家到隔壁把傅老爺請過來
娶時來了穿的甚是破舊彼此見面一揖之後也不及動問姓名
王博高便把他拉到一旁鬼鬼崇崇了半天那人便起身告辭只
聽得王博高說了聲等會四數統由兄弟交過來那人道舍親那
裏有兄弟請放心就是了說罷自去這裏時浚仁見事情已辦得
千妥萬當便亦起身告辭回到黃胖姑店裏把借銀子的筆據寫
好黃胖姑又跟手替他銀票送到王博高宅中博高接着就叫
人在隔壁把個傅子平找來諸公要曉得隔壁這位傅子平雖然
姓傅何嘗是浙江巡撫傅理堂的姪兒不過說是傅某人的姪兒
人家格外相信些至於他的官却實實在在是個郎中京城裏的
窮司員比狗還多後補到鬚子白尚不得一差一缺的不計其數
這位傅子平正吃了這個苦處因他認得王博高又是新鄰居所
以時時刻刻來告幫齊巧這天有了時敘仁的事情王博高要假
撇清隨借他用了一用做了一個証見等到王博高銀子到手只

叫人送過來四兩然而在他已經餓了好幾天窮的當賣俱無雖
祇區區四金倒也不無小補又可以苟延殘喘得好幾日了此正
是當京官的苦處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suggesting the text is either extremely faded or has been removed.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is visible around this area.]



所圖書

卷一

